

孔雀石箱

巴·巴若夫著

李俊民譯



烏拉爾傳說集

孔雀石箱

巴·巴若夫著 李俁民譯



啓明書局出版

П. ВАЖОВ
МАЛАХИТОВАЯ
ШКАТУЛКА
ОГИЗ. 1948-1952

孔雀石箱

原 著 者 巴 · 巴 若 夫
翻 譯 者 李 俚 民
出 版 者 啓 明 書 局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二 八 號

發 行 者 童 勝 書 店
上 海 天 津 路 一 九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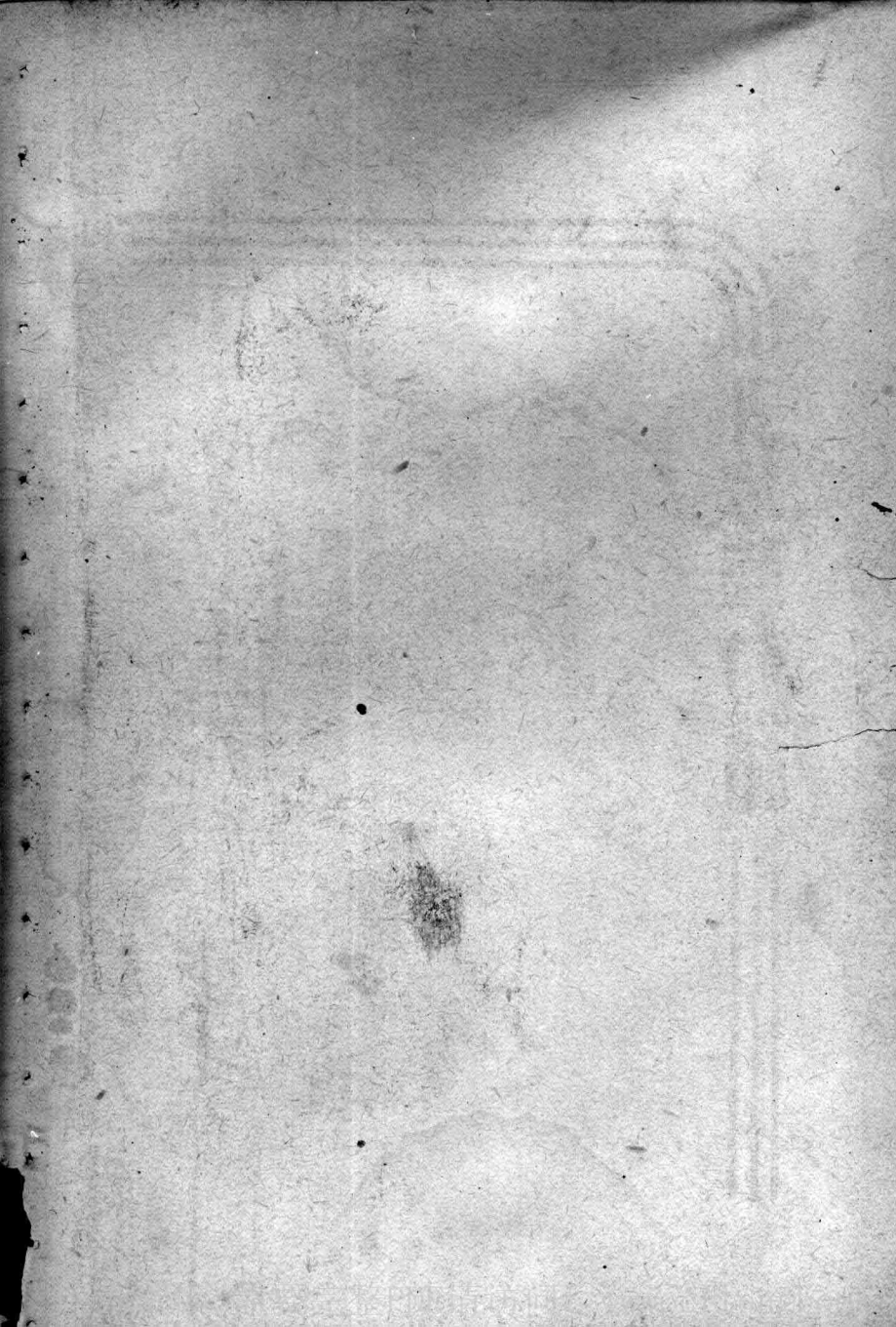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三年十月再版
印數： 3001—6000

書 號： (2)
定 價 3,100 元

文豐印刷製版所製版 上海江寧路六五八弄一三一號

孔雀石箱





娜斯泰茜雅，斯吉邦的寡婦，保存了那隻孔雀石的首飾箱。箱子裏盛滿了所有女用的飾物：寶石戒指啦、金耳環啦……婦女裝扮的飾物應有盡有。這是「銅山娘娘」在斯吉邦準備結婚時親自送給他的禮物。

娜斯泰茜雅自幼就是孤兒，不習慣戴這些貴重的飾物，而且她也沒有一個愛時髦的女人。斯吉邦在世時，剛剛結婚後的幾年內，自然囉，孔雀石箱裏的首飾她曾戴過好幾次。可是打扮的結果卻很不如意。當她剛戴上戒指……好像非常合適，既不緊也不寬；可是當她想上教堂或者到外面去作客時，那就馬上吃苦頭了。戒指立刻緊緊地箍住她的手指，甚至把指頭也箍得發青。耳環一戴上去——更糟。耳朵被重重地拉下去，耳垂馬上腫起來了。可是脫下來放在手心裏，卻又並不比娜斯泰茜雅平時使用的耳環更重。那條可以在頸子上繞六、七轉的寶石項鍊也只戴過一次，一戴上去，頸子就像是被冰塊圍着一般，再也不能暖和一些。而且，她也不敢當着別人面前戴項鍊，因為她心裏覺得害羞。「唏，」人家會說，「波列伐亞出了皇后了！」

說：

斯吉邦也並不勉強她去戴用寶石箱中的首飾，有一次，甚至這樣對她

「藏好了，不要叫人看見起壞念頭。」

娜斯泰茜雅就把寶石箱藏在最下面的一隻箱子裏，和麻布以及別的物品放在一起。

當斯吉邦死了以後，人們在他掌心裏發現了貓兒眼寶石時，娜斯泰茜雅曾經不得不把孔雀石箱拿出來給外人看了一下。但當衆人都散去後，那個識得斯吉邦手中是貓兒眼寶石的老礦工就很鄭重地對娜斯泰茜雅說道：

「當心，你不要爲了幾個小錢把寶石箱隨便賣掉。值好幾千盧布哩。」

那個老礦工是一個有見識，同時也是個不肯受拘束的人。以前曾擔任過礦坑裏的工頭，可是後來被廠方開除了：說是對工人管教不嚴，而且喜歡喝酒。可是對這個現在已經過世的老頭兒，人們並不記起他生前的缺點——他是酒店裏的好主顧，一個「酒瓶塞子」——只記得他是個各方面都

很正直的老伯伯。人家請他寫訴願書，請他代爲看看金沙的含量，或者察看一下礦苗的跡象，他總是一心一意地幫助人家，不像別的有經驗的老礦工，動不動先叫人家買半希托夫（註）酒。因此，每逢節日，人們請這個請那個的，結果總是要請老伯伯來喝幾杯的。這樣，他一直到死，就靠着我們工廠裏的人過活。

娜斯泰茜雅曾經聽見丈夫說起過，那個老工頭是個正直的人，雖然有非常喜歡喝酒的癖性，對正經事情卻是有見識的。於是這一次她就聽信了他的話。

斯吉邦下了葬，又鄭重地舉行了四旬祭。娜斯泰茜雅是個正當盛年的婦人，又有財產，因此有許多人跑來向她求婚。但她是個聰明的婦人，對所有的人都用同樣的話來打發：

「憑你第二個男人再出色，也是孩子們的晚爺。」

（註）希托夫——俄國舊時液量單位，相當於標準制一·五公升。

於是求婚的人一個個回去了。

斯吉邦給家人留下了一份很像樣的家產：屋子很不錯，有馬又有牛，各種必需品也都齊備。娜斯泰茜雅本來是個肯勞動的女人，孩子又都能聽話，因此日子過得並不拮据。這樣，過了一年、二年、三年。於是，終於窮下來了。你想，憑着一個婆娘和幾個小孩子怎麼能支撐下去！沒奈何只好出去幾個戈比幾個戈比地掙錢。最後，甚至買鹽的錢也要靠幾個戈比地去掙得來。於是那些親親戚戚跑來湊近娜斯泰茜雅的耳朵唱起老調來：

「把首飾箱賣掉罷！你要它作什麼用？好好的東西平白地藏在家裏又何苦呢。橫豎都一樣，你家泰紐希卡長大起來也不會佩戴它們的。這是什麼樣的東西！只有大老爺和有錢的生意人才配買來戴用。我們這些穿得破破爛爛的人怎麼配戴這些首飾。賣到了錢，對你也有幫助。」

一句話。他們說動了她。於是買首飾箱的人，像老鴉啄死人骨頭一般，從四面八方趕來。都是商人。有的出價一百盧布，有的給二百。

「我們可憐你的孩子，也特別照顧你這個寡婦。」

大家竭力想欺騙女人家，但結果卻是一個也沒有得手。

娜斯泰茜雅清楚地記得那老工頭的話：不能爲這幾個小錢就把孔雀石箱賣掉。而且她自己也捨不得。無論如何，終究是結婚時的禮物——丈夫的紀念品。而且，她那最小的孩子——一個小姑娘，流着眼淚央求她道：

「好媽媽，不要賣掉！好媽媽，不要賣掉！寧可我到別人家去受人使喚，爸爸的紀念品無論如何要留下。」

你知道，斯吉邦死後留下三個孩子，另外兩個大的是男孩。那兩個男孩子很像爸爸和媽媽，獨有這個最小的女孩子，真像俗話所說的，「既不像爺，又不像娘。」斯吉邦在世時，那女孩還很小很小，人家看見她就覺得稀奇，不但是村裏的姑娘和女人，連男人也有對斯吉邦說的：

「的確，斯吉邦，這孩子一定是從手腕裏生出來的（註），你說她像誰！」

（註）手腕裏生出來的——俄國童話中，仙女下凡是從手腕裏生出來的。

這個小丫頭又黑又好看，小眼睛綠瑩瑩的。我們這一帶的姑娘們就沒有一個是這樣的。」

當時斯吉邦就開玩笑道：

「黑又有什麼稀奇？難道我這個爸爸在地底下摸黑挖掘礦砂的年分還少；至於綠眼睛——也用不着大驚小怪。我替杜爾查寧諾夫老爺挖掘的綠色的孔雀石還不夠多嗎！她就是我做工幾十年的紀念品。」

於是，斯吉邦就給那小姑娘起了個外號叫「小紀念品」。

「喂，你，我底『小紀念品』，」斯吉邦時常這樣喊她。有時偶然替她買些布料之類的東西時，總是揀天藍色的或者綠色的帶回來。

小姑娘長大了，出落得非常標致。真像過節的腰帶上脫落下來毛線——老遠就看見。雖然她對外人並不親熱，但人家卻橫一聲泰紐希卡，豎一聲泰紐希卡地向她招呼。連生性最嫉妬的婆娘們，對這位姑娘也會禁不住驚嘆起來：「呵，多標致的姑娘啊！」什麼人都覺得她可愛。只有她媽媽

常常嘆氣：

「標致——固然標致，卻好像不是我們生的。好像有人在我生產時把這個小姑娘暗地裏換進來似的。」

斯吉邦死後，小姑娘悲傷得很。哭得很厲害。臉龐消瘦得不成樣子，臉上彷彿只剩下一對大眼睛。媽媽爲了安慰她，就把那隻孔雀石箱拿了出來——給她解悶。她雖然小，究竟是個姑娘，很小很小就歡喜打扮自己。她一接到首飾箱，就立刻開始挑選那些首飾。奇怪——不論她戴的是哪一件，都是恰好合式。有些首飾她媽媽也不知道怎樣戴法的，那小姑娘卻樣樣都懂。而且她還要說：

「媽媽，爸爸的禮物多好啊！戴着它們渾身暖洋洋的，好像坐在太陽照着的地方，而且好像有什麼人用手軟綿綿地在撫摸着似的。」

娜斯泰茜雅自己也曾佩戴過的。她還記得，手指曾經怎樣箍得發痛，耳朵怎樣拉得發腫，頸子怎樣弄得冷冰冰的。因此她想：「這事情可真蹊蹺，

哈，真蹊蹊！」於是她很快地又把孔雀石箱藏到衣箱裏去了。只是從那一次起，泰紐希卡時常會來纏着她：

「親愛的媽媽，讓我玩一玩爸爸的禮物吧！」

娜斯泰茜雅有時把她趕開，可是對最小的女孩兒，媽媽的心腸終究是軟的——憐惜她起來，只得又把首飾箱拿出來了。但她叮囑她道：

「不要把首飾弄壞了！」

後來，泰紐希卡長大一些，就開始親自去拿首飾箱。每逢媽媽和哥哥趕車到草坡上或者別處去時，泰紐希卡就留下來管家。起先，自然囉，遵照着媽媽的吩咐做好家事。噢，她洗淨了碗碟羹匙，收拾掉桌布上的殘渣，把門廊和屋內的地板掃得乾乾淨淨，餵好了雞，又看過爐灶。她很快地把一切都收拾妥當了，就跑去拿孔雀石的首飾箱。那時候壓在最下面那隻衣箱上面的箱子統共只剩了一隻。而且連那一隻也輕得很了。泰紐希卡把它移到小凳上，取出首飾箱。於是，泰紐希卡又把各種首飾一件一件地拿出來，熱心

地欣賞着，而且開始拿來佩戴在身上。

有一次，她們家裏來了一個強盜，那個強盜也許是很早就躲到板牆裏面來的，也許是從什麼地方爬進來的，只是鄰居沒有一個人看見他在街道上經過。強盜是個陌生人，可是看情形——一定有人指引過他，把娜斯泰茜雅家的詳細情形都告訴過他。

這一次，當娜斯泰茜雅出門後，泰紐希卡略爲忙碌了一下家務，就逕自跑到屋裏去把爸爸的寶石首飾拿出來賞玩。她戴上了頭飾，又掛上了耳環。但正當那時候，那個強盜就突然闖到屋裏來了。泰紐希卡回頭一看——門檻旁站着一個不認識的男人，手裏拿着一把斧頭。這斧頭原是她們家的東西，那還是泰紐希卡方才在門廊裏掃地時放在那面角落裏的。泰紐希卡嚇壞了，坐在那兒動也不敢動。但那個男人反而尖叫一聲，丟掉斧頭用雙手掩住眼睛，好像它們被火燙過一般。他一面呻吟一面叫道：

「哎唷，天呀，我的眼睛瞎了！哎唷，瞎了！」同時揉着眼睛。

泰紐希卡一看——覺得那個人很不好受，就問道：

「你怎麼進來的，叔叔，怎麼拿着斧頭？」

那個強盜，你知道，只是大聲呻吟着，不斷揉着自己的眼睛。泰紐希卡可憐他起來——舀了一杓子水想遞給他喝，可是那強盜卻背朝着房門急急向後退去。

「啊，不要走近我！」他就這樣坐在門廊裏，一面抵住房門，使泰紐希卡不會突然跳出來。可是泰紐希卡呢，卻找到了出路。她從窗子裏爬出來，跑到鄰居那裏去。呶，鄰居們都來了，開始盤問他：「你是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那陌生人，霎了一會兒眼睛，然後解釋道：「我是過路人，想問屋裏的人討些吃的。突然不知什麼東西照瞎了我的眼睛。它好像太陽光一般射到我的眼睛裏，我當時還以為眼睛一定照瞎了。但這也許是天太熱的緣故吧。」

泰紐希卡沒有把斧頭和首飾的事情說出來，鄰居們想道：

「小事情。也許是小姑娘忘記門上了門，因此讓過路人闖了進來。接着又發生了眼痛的事，這種事情也可能有的。」

可是無論如何，他們留住那個陌生人不放，直到娜斯泰茜雅回來。當她領着孩子回家時，那個陌生人就把向鄰居們說過的話又對她說了一遍。娜斯泰茜雅一看，首飾箱裏的東西一件不缺，也不願多追究，就放了那個陌生人，鄰居們也各自回去。

於是泰紐希卡把事情的經過都告訴了媽媽。娜斯泰茜雅這才明白那個陌生人是爲了搶首飾箱來的，而且，很顯然的，要搶「銅山娘娘」送的那隻首飾箱實在很不容易。但她心中卻思量道：

「得把它藏得更牢。」

她悄悄地從泰紐希卡和孩子們身邊拿開了孔雀石箱，把它埋到地窖裏去。

家裏的人又都出去了。自然，泰紐希卡記起了首飾箱，但它卻找不到

了，她非常傷心。可是突然，她覺得什麼地方有一股熱氣冒出來。怎麼一回事？從哪兒發出來的？她向周圍找了一下，只見從地板下面透出一道紅光來。泰紐希卡嚇了一跳——不要是起了火？她向地窖裏一望，只見紅光從一個角落裏發出來。她搶起一小桶水，想潑下去——但是那兒既沒有火焰，也沒有冒煙。她在那個角落上略微挖掘了一下，只見——下面就是那隻孔雀石箱。打開了箱子，裏面的各種寶石好像顯得比以前更加美麗。它們好像燃燒着的各種顏色的火焰一般，它們的光彩，和太陽光一樣明亮。泰紐希卡也不把首飾箱端到上面的房間裏去，就在地窖裏玩了一個痛快。

從那一次起，她就時常這樣做。做媽媽的想道：「藏得真牢，什麼人也不知道。」而她的女兒每逢留下來管家的時候，總是到地窖裏去賞玩爸爸的珍貴禮物，打發無聊的時間。娜斯泰茜雅也不再向親戚提起賣孔雀石箱的事。她想：

「當將來不得不討飯過活時——再賣掉它吧。」